涖官

劉器之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乃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秤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子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

黃允剛中嘗爲予言頃爲縣尉每遇驗尸雖盛暑亦必

先飲少酒挺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
橫死無所伸訴也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
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曰勞心不如
勞力此實要言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閑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
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
情僞自見不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畏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
宜疎絶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少年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
末而一任之間不復舉動大抵作官嗜利得甚少而
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
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
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
中傷也
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
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
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

而以方便為上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觀於已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濟者也嘗有人作郡守延一術士同處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千之大怒叱下竟致之理扶眷編重招延此人已是犯義既與之稔熟而干以公事亦人常情也不從之已矣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絶滅人理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已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謹始防人疑衆不如自謹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感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命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謹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火陵詩云忍過

事堪嘉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
常說嘗得三事曠酷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范待郎育作庫務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上以防疑謗
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當官取庸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
至微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出呂氏童蒙訓
唐肅待制為秦州司理參軍時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
宿者殺人亡去旦起視之血汙其衣為吏所執不能
辨明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冤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
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得真殺人者就辟本州鞫察

推官

杜衍丞相作河東提刑時上黨民有繼母為人所殺或
告民殺之不勝楚掠遂自誣服獄既具衍疑非實未
論決間果得真殺人者

孫沔副樞為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為捕者所迫
乃棄其刀兵并所盜贓於民家後即其家得會飲者
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
具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
幾得真盜州將反喜謂沔曰微子吾得自脫耶

范正辭郎中為江南轉運副使時饒州有群盜劫富民
家財捕得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饒引問察

其非實命徒他所訊鞫既而民有告群盜所在者令監軍王愿掩捕愿未行而盜適去正辭親出郊追獲之皆伏法而十四人得釋

趙積少師爲益州路轉運使時邛州蒲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文牒平民數十人楚掠強服且令其辭若無可疑者積適行部審其有冤乃馳入縣獄盡得其冤狀釋出之

薛向知福寧提點河北刑獄時深州武強縣有強殺人而奪財者以失盜爲捕事人悉服之置贓於外以待其語向得而疑之親引問直其冤冤死者六人正其罪故入之罪

宣歙間有強盜夜殺一行旅棄尸道上携其首去將曉一人繼至而踐其血巫走避之尋被追捕繫獄半年不決者有司欲得首結案乃嚴督里胥遍行搜索會一丐者病卧寺中即斬以應命囚亦久厭考掠遂伏誅後半年強盜始敗于儀真獄成驗所斬首乃瘞于歙縣界彼里胥之濫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緣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也然則追責贓證可不審謹乎

王利即中通判滄州時閱具獄有群盜當就死利察其氣貌非作惡者密訊之頗得其冤狀乃留不決且索境内後數日盡獲真盜賴免者七人

余良肱大卿初爲荆南司理參軍有捕得殺人者既自

誣服良久獨以驗其尸與所用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果獲真殺人者

張堯佐宣徽初爲鈞州推官時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偕行夜宿郵舍飲而商人暴卒道士惶恐遁去爲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冤狀而釋之

強至祠部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大主守者法皆應死至預聽獄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爲上聞

仁宗悟曰頃　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已上出折獄龜鑑）

涖官

向敏中來相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前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攜一婦人并囊衣踰墻出僧適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廢井而踰墻婦人已為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汙僧衣主人蹤迹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數詰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不覺朱腳亦墜於井旁不知何人持去賊成皆以為然敏中獨以賊仗不襲疑之詰問數四

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固問之乃以實對
於是密遣人訪其賊食於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中来
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笞
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悞決
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
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
舍吏往捕并獲其賊僧始得釋
錢冶亭田為潮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来
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
毀不可治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
刃明率吏入仇家取牀足合之是仇家即服曰火自
我出故遺其跡某家欲自免也某家乃獲釋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媼一子漁於海而亡媼某氏為
仇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
雖果為仇所殺若不得尸則於法不可理高獨謂媼
色有冤不可不為理也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
曰十日不得尸則為媼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
潮浮二尸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從法高端明敭
學士襄之弟也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
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
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筯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

重下輕令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中誣者引服
蘇渙郟中知伊州時有陽民為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
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
自取以為功尚何呼他人此必為姦訛之而服他
日果然
梁適及和嘗為審刑院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能
鬼神作法詛咒人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恠
疑適曰殺人當死令尚或可拒令以詛其可拒乎
以重辟論
元少保初以駁中承通判常州吏有
繫妻子千連十百人亮一切縱去許其自償所負不
踰月而盡輸之
薛頗大卿知耀州有豪姓李甲者結客數十人號沒命
社或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鬬數年為鄉人患莫敢
發之頗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特枚甲流海上餘悉
籍于軍
苑純仁丞相知河中府時錄事參軍宋僭年會客罷以
疾告是夜暴卒蓋其妾與小吏為姦也純仁知其死
不以理遂付有司案治會僭年子以喪柩歸移文追
驗其尸九竅流血睛枯舌爛舉體如漆有司訊因言
實毒斃歲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必非實

清命再劾之乃因客敝醉歸實毒酒盃中而殺之此
蓋罪人以僭年不嗜酒籠而為坐客所并且其後巡數
尚多欲為他日讎異逃死之計爾
程顥察院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
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来就汝居具陳其
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鹽
遠出治疾妻主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
人抱去某人見之顥謂曰歲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
父曰某歸而知之書于藥法冊後因懷中取冊以進
其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顥問張氏子
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爾父在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
父曰是子之生其少年四十人已謂之
驚駭服罪
歐陽晞都官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相歐死獄久不
決晞出囚坐廷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訖遂于獄獨
留一人留者色動晞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
曰吾視食者皆以口持七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
肋此汝殺之明甚囚曰我殺之不敢以累他人
程顥察院初為京兆府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
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左
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
年矣曰二十年遣取千錢視之謂曰今官所鑄錢不

五六年則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
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彭思永侍郎為荅州路轉運使時撫成都府事蜀民以
交子貿易多置表帶中而盜丁仄甲間捺刃伺便徹
取之至十百而不敗民甚病之思永捕獲一人使盡
疏其黨悉縶詣諸軍盜以衰息
張詠尚書知江寧府有僧陳牒出憑詠據案熟視久之
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群官聚廳不曉其故詠
乃召問為僧幾年對曰七年又問何故額有皺紋巾
即惶怖服罪蓋一民與僧同行於道中殺之取其
部戒牒自披剃為僧也

燕肅侍郎知明州俗悍輕喜鬬肅惟先毆者雖無傷必
加以罪後毆者非折跌支體皆貸之於是鬬者為息
葛源郎中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他日令始至猾
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
事則事常在吏矣源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
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
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
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
周沆侍郎嘗為河東轉運使自慶曆以來河東行鐵錢
民多盜鑄吏以峻法繩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流
乃命高估鐵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

胡向少卿為袁州司理參軍時有盜七人皆當死向疑其有冤乃留訊之則二人者果不同謀始受其庸而中道被殺以行卒得免死

李應言諫議為侍御史時鄆州民傳妖法者其黨與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之

王延禧朝議初為岳州沅江令歲饑盜起親獲十餘人贓皆應死法得遷官延禧歎曰是皆良民窮而為盜令既無以業之又利其死以為己功亦何忍哉諭被盜者悉裁其贓盜得不死延禧王黃州孫也（已上出折獄龜鑑）

陰德

陳侍中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桂州驛舍人頗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柳鑿井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渴死

李右司燾字德淵冀州信都人父超為禁軍卒嘗從潘美外戍主刑刀每行刑超必徐之至美怒解多有活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

滕章敏公元發知安州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甫皆葬之

呂節使居厚出知和州創將理院致醫藥使病者有歸所全活甚衆其後朝廷設坊安濟大槩如居厚所建立

王朝散覿知成都府府無閑田中下之家無葬地多用浮屠法火化覿委官録未葬者萬餘得官地奏為墓域葬之（並出本朝名臣傳）

泉州同安主簿蕭浚二男長曰淮次曰伯英府君臨終之夕呼二子囑之曰昔為獄官有陰德於人吾聞有陰德者其後必大汝等當力學圖富貴以大吾門二子果皆擢進士第淮今為西上閤門使廣南西路安撫都監知邕州伯英祕書丞（出皇朝名臣四科七門）

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益用數百千錢懽事發遂遁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又常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涕而至公問其故曰為父犯大辟遍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去失父不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婭有喪不舉有女不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素建書院四十間聚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

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
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
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倜參知政事倓起居郎公一
夕夜夢祖父謂曰陰陽之理大抵無異善惡之報或
在見世或在来世無可疑者汝本無子又降年不永
以陰德故天延汝壽三紀賜汝五子貴顯壽終當為
洞天真人公益進修年八十二沐浴別親舊談笑而
逝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征伐凡降四國江南西川廣南湖
南也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未嘗以私喜怒輒戮
一人功名顯著為諸將之首諸子皆賢違琮璨繼領
旄鉞其後少子邠追封正爵實生　光獻慈聖加
輔佐　仁宗母儀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
濟陰王生享王爵子孫昌熾近世無比非天功陰佑
享之深厚可以及此
查道浮沉中朴舉之資用于諸親舊稍致薦偶於迓
次乞　女子甚端麗詢之故人之女也道乃頓裹擇
從已出皇朝類苑
山原才　嘗才是歲道雖罷舉次公料其終位至侍
參政吳子肅公初與鄉人王彭年善稱道其能為致名
宦彭年卒死于京師公使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嫁
其二女焉及他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為畢嫁娶又次

戍二千下買田北海號曰義莊以贍親戚朋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烏乎可謂篤義君子矣

翰林學士首文昭公肇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叙或復舊職興方面公泰化者蒙恩已厚矣唯是遊魂枯骴未歸本家恩嗇又乞如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廢錮之人均被恩施

見納用並出皇朝名臣言行錄

忽州教學老生姓張名某學業不甚精頗有信行毎服之忽有一商旅遠來抱疾甚困憑投宿于張家

詢其來但能言其名氏鄉里云聞君信義餘已言而斃張閔其行裝有金十兩乃遣人召其妻尸持金而歸後生子師中一舉擢進士第登朝職為京西漕使尚書工部郎中卒官噫不欺心享報如此出王氏談錄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鄞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法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

小字轉運判官施昌輔上其事朝廷嘉之改仲寬一
令毋仁復為立法推其一路後子奉使於閩亟
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子嘗日至其邑聞仲寬
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雍古循吏蓋
未之有也

鄭也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賞鎰鉅萬
城宁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免以行問有
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補又隆冬苦寒
蹋舍緡仍月也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紓也登
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為理寺少列侍郎有五子
曰獜中皇祐元年第進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縣選
也皇祐五年甩天下士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並出塵史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時 莊獻母儀
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
不許市妙年者因勑國封客市二少年女奴或丞捐
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人首飾服用無慮三十餘
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于庭文節詢其所自國封
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嫗謂夫人曰此二嫗乃夫人
昔日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于此耳若
二妹齒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若
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 太后聖慈垂愍然其

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敷奏遂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着首飾與之俾為嫁資謂之若更復顧予人必當送府効罪

河東人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燬取骨燼寄曲舍中以至積久弃捐乃已習以為俗韓稚珪鎮并州入官鑄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

魏泰云余為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之地之窊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家文於此穴地為竈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窔處未改也鍾離君歎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西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于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簉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荅書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人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

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夫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絰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入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並出東軒筆錄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綰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一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旦日以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速過 出渑水燕談

魯肅公公亮布衣時遊京師舍於市一夕聞旁舍涼聲悲甚詰朝過而問焉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頃官于某所因其事有官錢若干吏督之急無以償之乃以其女鬻於商人得其直四十萬錢今去有日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謹勿與商人吾欲售之旁舍生曰業已書券取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而火之彼不可則恐之曰吾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中以其女来吾且登舟俟若於水門之外旁舍生見商人如公指商人果不敢爭至期而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乃知公去已三日矣其女後為士君子配 出魯肅公軼事

呂文仲歙人為中丞有陰德咸平中鞫曹南猾民趙諫豪於財結士大夫根蔕特固忽御寶封軒裳姓名七十餘輩自中降出皆昔委諫營產買妾者悉令窮治文仲從容奏曰更請察其為人密籍姓名候舉選對敗之日斥之未晚 真宗從之 出王巾清話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九

陰德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旦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為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成求夫嫁之至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其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良具奩幣歸之女範累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感刻心骨 出湘山野錄

相病夫婦封殷為義鑽之至冤衰絰三年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

逐心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
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
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
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
望外況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
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
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
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游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
野知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
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
言訖不見出泊宅編

晉公祐事　太祖為知制誥　太祖遣使魏州以俟
宣付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
州節度使符彥卿　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
祐往別　太宗卻左右欲與之言祐
徑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
決配而已及還朝　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死異
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
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臺國不
長願陛下以為戒　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
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　太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祐
文章之外別有清節曩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

見而薨初祜赴赗之時親朋送於都門外謂祜曰意公作王濬官職矣祜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者須做二郎乃文正公旦也祜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出邵氏聞見錄

隋元植者祖有家道好行陰隲至禽虫皆蒙其惠將食則百鳥飛鳴於坐隅凡十年餘一夕夢緋衣人謂之曰爾有陰德及於一切然壽命短促以此當延宜勉為之後果至九十九歲曾無疾苦出古今類事

僕射王公至道初為襄城驛夢天中有紫綬象笏者以一緑衣童子遣公曰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故以此為宰相子後果生一男公亦拜相信造物賞善之速如此

垂崖公鎮蜀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云請到西門黃兼濟奉事黃幅巾道服真君降階迎接甚謹且揖垂崖坐黃之下詢顧詳款飲以有欽嘆之意公翊日命吏請黃君成公不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民感艱見遂以告之且問其有何陰德蒙真君禮遇如此黃曰無他長但每歲食即以元糴斛添增價糴之在兼濟初無損於小

民則頗有所補垂山有盜蘆菔根者所持刀誤傷
吏掖持黃坐索公當代償拜之
程仁嚴攝本州録參軍日有盜果者主人尉幸賞以劾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公知其冤謂
盜曰盍訴冤吾為直之盜果稱冤遂移獄公自其事
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殺盜公因罷歸掾尉皆
暴死後三十餘年李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
公而決前此地府欲以我故驚公今公壽已盡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即
生人天子孫壽祿榮滿門矣公沐浴衣冠就寢而
卒東坡幼時聞此言已而其外祖父壽九十舅氏貴

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元
孫官學益盛而掾尉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
不忍煩公暫對則可矣而獄久不決豈主者惡之亦
因以若掾尉歟希賞而害人者不可不戒
錢公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
在父母訟州委録參鞫之其録參舊有求於富民
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尸水中法外凌窘不
勝其苦遂自誣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
異獨若水深疑録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
求出之乎若仰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其熟
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意終不奪上下皆怪

訝一日若水詣知州舜人告曰鄰某所以迸留此獄
者義應其覺覺即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
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
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
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
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
乃推官非我也富民急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
富民遶垣而哭婦傾家財斂萬僧以為若水壽知州
欲以其事聞若水不可某初心止欲抜宽非敢希賞
萬一敷奏在某固已於錄參邦如何知州益加敬重
未幾　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

又二年為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
陷之罪乃檄之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既而又
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久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
以時進芻粟即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
隆遂効奏于朝　太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
使首玉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曰候事狀明白
誅之未晚　上意亦悟止黜為副使既而虜入塞事
皆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嗚呼錢公用心如此過人
遠甚然則録參與夫招討者誠何心哉

陳公洎為開封功曹時　章憲太后臨朝狹人杖殺一
卒公當驗尸　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

訝一日若水詣知州舜人告曰鄰某所以迭留此獄者義應其覺舜人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曰垂簾呼其父謂曰汝女令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急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遶垣而哭婦傾家財斂萬僧以為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不可某初心止欲拔寃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不於錄參郤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　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慕職不半年知制誥

又二年為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既而又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久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芻粟即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于朝　太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玉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　上意亦悟止黜為副使既而虜入塞事皆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嗚呼錢公用心如此過人遠甚然則錄參與夫招討者誠何心哉

陳公洎為開封功曹時　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尸　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

以病死聞洵獨正色曰彼實究死待我而仲素何懼
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為
牘以白府尹程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
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
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
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復常皆以詞學為一時
聞人蓋陰德之報也今之士大夫多不盡意於此而
致死者寃不得伸亦豈能無累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贊均兩浙雜
稅方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方贊謂畝稅
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當循偽國之

法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贊始唯江南
福建猶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永式方贊尋除
台司諫終于京東轉運使有五子皐淮覃鞏牢淮之
子珪為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非惠民之報歟

王清化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
三乞不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夢一大官召謝之
人有子来塚墓以廣園宅者豈獨無禍

大觀中有士入於京師買靴者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
烏詰之鋪翁云下負葬来修俟其復至可問也有頃
其人果来乃士人之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
士人追随約二三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

何無一言見教其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繁主人
者遂往謁之備言其事因問繁何以為幽冥所重繁
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一或二或數四
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
指座間蚊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之
若人渴予與盒水皆利人之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
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當久而已後
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蓋其能以利人為念則日
用無非利人事矣

有二士大夫以前程訢夢於京師二相公廟一人夢持
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官
排至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此
人受財不義陽間取此一項故此間勾此一項若急
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敢妄取後果至監
司

臨南海郡嘗有太守見配至崖州人例止以三百為率
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白於朝曰朝廷所
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全之也今推之於海是
後殺之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
德蒙可其奏後生還者莫知其數太守素無子一日
設香案作拜若取物而置於懷中者凡五次人問之
曰天帝以我活人之功賜我五男子後果生五子皆

登第豈非仁人之言其利博造物者亦厚其報歟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荅云汝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荅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之德故今生受之況所積之德有

過於開井者耶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尔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一夜夢神人以緑衣揿簡付之後生一子登第

出太學二十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

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受黄州教授未幾黄州教授者死鄂州教授為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太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懼修省而然耶已上出樂善録

陰德

林積南劒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臥覺床第
間有物逆其背揭蓆視之見一錦囊實以珠數百
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
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来上庠相訪又
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劒浦林積假館遂行商
人至京師取珠子欲貨則無有急泓故道處處物色
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討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
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
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

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
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
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衛伸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寓府立
庭下俟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為他檢
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
已是令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
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
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
焉數人捧簿書出盈庭即有一秤橫前兩皆有拌吏
掌簿冊秉拌立廳至地地為動搖衛立不能安三
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
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
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
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筋大吏
持下寘西拌拌亦厭地而東拌高舉向空大風欻起
捲其紙散大如烏鳥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
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為過
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
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也衛謝曰是則
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
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罢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

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
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悪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
之遂還人道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明州定海縣人蔣員外者軽財重義聞子姪中有不肖
鬻田産者必隨其價買之既又度其無以自給復舉
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責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
海欲趨郡偶柁樓便旋為回風所擊遂溺水丹人挽
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遥見一人舟
舟立水上隨風至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
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其足適順風吹蓬相送
故得至人以為積善報云

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
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
書久之所活不可勝計復夢前人来持一詩贈之其
詞曰藥有陰功陳楼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
姑記之於祖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
第五人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楼材夢已先定也
（已上出夷堅甲志）

張文規字正夫筠州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
司理參軍真陽縣有民張五者数輩盜牛里人胡達
朱奎張運張周孫等悉五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
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贓盜不得志反以被劾告

丁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一人送獄劾
以為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病死
院士府事下理院文規祭冏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
情又獲盜李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扶脊餘人
但坐第教醫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吳邈計
不行恚忿歸蕃畏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得
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劾奏但以舉者
遷撫州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
驗尸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四體
皆冷喘息不屬醫以為必死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
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赍
取船上行李家人以為狂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
病在床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
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甚恐不知其由告以病
篤之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
舟岸下矣不得已與俱往登舟頃刻間已至英入城
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
焚之矣吏止之令少待曰俟取公案須臾而至問何
等文書曰吳邈解胡達案也吾念邈死已久何為追
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嚴峻戟列衛
甚整有同行者千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
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

至一門衛兵愈盛方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
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來復辭之其人
怒曰何為難伏事也遂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衆
俱進見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視
潛問追者殿上為誰曰王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
即捽去最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邈事一一以
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貴審實爾
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
賞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准賞格
當改合入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
二人而遂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三萬章既赴部而
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如此
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
聞殿上索簿俄有吏抗声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
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遥見吳邈荷校於簾下
而朱奎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
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入也行已正直明法不
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耳至司詳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
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為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
儒豈不曉一紀之義乎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
功改壬以一紀報予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
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

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耶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晾）（人戲語濮州鍾有聲）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簫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紀令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見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譎譖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磬吏曰道冥和尚也凡人鬼鬼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櫚楠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聞官人得歸嶠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烏以實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碍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脅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來報方堤舉已死追至此乃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

走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徃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船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膀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為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蓋氣未絶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旬日漕司以為不勝任檄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實保明言病愈已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為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火觀二年七十八矣壽一紀今

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攝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歲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為失出偶事在赦前又王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即紙批書而已至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為一紀又自夢成至終年為半紀云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暫謁其事捕獲強盜兩種合十有五人送于縣其獄未上尉即出參告白郡守求合兩盜為一冀人數滿品可優

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以諭張張曰尉欲賞無
不可若令竄易公牘合二者為一付有司鍛鍊遷就
則成憲不敢為郡守不能奪尉殊怨恨殆成仇怨後
十二年張為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茅山夜宿玉宸
觀夢其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虞但不可轉正郎已
而至殿庭殿上王者問曰陳州事尚能記憶否對曰
歷歷皆不忘但無案牘可證王曰此中文籍甚明無
西證既出見二直符使各抱一錦綳與之曰以此相
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七年轉大夫官
得直秘閣而終並出虎堅乙志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二

作文

真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詔學
僧二十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注釋院
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採而箋之暗碎繁駁
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體本
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吳公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沒于陣後
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
父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
枕塊忍聞禁隸之音當時以為四六偶對最精絶者

丁晉公貶崖時大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秘監召還光州致仕時大臣出鎮許田丁以啓謝之其畧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其婉約皆此又自夔沔召還知制誥謝兩府啓二星入蜀雖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效謹審於孔光不言溫木體風流於謝傳且詠蒼苔

小說載盧携皃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公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温潤豐縟乃道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媚風流外道格調則粗野嘲嗤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

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也既不得已而為之又欲乎句之難道耶又欲乎義之難曉耶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時三百篇皆儷其句諸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于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謹大遜如慢小遜如偽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章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為教不可備引為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暑夫豈句之難道邪夫豈義之難曉邪今為文而捨六經之何法焉若第取其書之所謂吊由靈而易所謂朋合簪者模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出小畜文集

漢州進士楊交同時獲郡解攜文来褐公厚禮之間日謂李畋與張逵曰漢州楊秀才可惜許一舉及第了儻更為文十年狀元不難得逵請問之公曰昨閱其文辭上甚優氣骨未實欲期大受須是功全是知文章優劣本乎精神富貴高卑在乎形器吾以是觀人十得八九矣明年交果一舉及第

公謂畋曰為文之要須是實主分明揭搴淨潔應用如布帛所須者與之文章如珠玉不可妄示與非人慮

有按劒之怒子宜謹之 並出張垂崖語錄

沈隱侯曰古今儒士為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鄙予才嘗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奥樊宗師為文奥澁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出宋文景公雜志

宋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之公曰文進矣

又云士 革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准之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幾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落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出宋子京筆記

歐陽公答徐秘校書云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當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如其當宜在心也

又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 並出廬陵文集

其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聱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撫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柔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

如也出臨川文集

曾南豐與王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出元豐類藁

元生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欝而不明此作史之敝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出元城先生語録

徐公仲車曰凡人為文必出諸已而簡易乃為佳耳為文正如為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為深隱不可學蓋不知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務奇險求後世之不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此最為至論

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逐悟為學
法蓋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
為善矣
文字須渾成而不斷續滔滔如江河斯為極妙若退之
近之矣然未及孟子之一二
人當先養其氣氣全則精神全其為文則剛而敏治事
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
氣班固之文可謂新麗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之嚴
近世孫明復及徂徠公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
然自嚴毅可畏巳上出節孝先生語
蘇明允上田樞密書云養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
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
壞其體不足觀也凡數年来退居草野自分永棄與
世俗日疎閑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
人之清深孟韓之温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揆
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
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
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
明允上歐陽公書云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
然竊以為某之知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
文語約而意深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萬怪遑

感而抑絶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辛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東坡云某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

與姪帖云二郎得書知汝安并議論可喜書字亦進文字亦皆無難處止有一事與汝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爹伯而今平淡一向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書字亦然善思吾言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秉閒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荅李豸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作文

山谷答外甥洪駒父書云學工夫已多讀書貫穿自當造平淡且置之可勤讀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議論文字更取蘇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雕琢

謂王子飛云陳履常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尾如常山之蛇時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歸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

主簿端有此理

與王觀復書云所送新詩皆典實高遠但語生硬不諧

與謝師民書云示文數篇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已上出三蘇文集

律呂或詞氣不連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
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總嘗論
文章之難云意亂空而易奇文證實而難工此語亦
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
此好作奇語目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
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
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
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
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
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
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北氣衰萃其病至今猶在唯

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
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謂洪駒父云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
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
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
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
謂王立之云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
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
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
與王觀復書云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
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叅文語

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尒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家為儒者之未事然須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椎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俊陋也已上出南昌文集

曾南豐辭陳無已邢和叔為　英宗皇帝實録檢討官初呈葉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横筆又微声數稱亂道邢尚氣跟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不當即是亂道請公讀試為公隱柔拒邢疾讀至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豐應口以書略不經意既畢授歸就綿凡閱數十過終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関鍵以文章軒輊諸公間出陳後山文集序

沈存中云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出筆談

陳後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

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劒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

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 已上出後山詩話

季方叔云常言俗語文章所忌要在剗句清新令高少出羣須衆中拈出時使人人讀之特然奇絶者云

工夫也又不可使言語有塵埃氣唯輕快

時先取古人者再三直須境熟然後沉思格體

當如何措置却將欲作之文暗裏鋪摹經書了方敢下筆踏古人蹤跡以取句法既做成連日吟之十分致就見得判無瘢再吟古人者又讀數過看與所作合與不合若不相遠不相垂肯方寫淨本出示他人貴令衆論非獨耐看兼少問難耳人之為文切忌塵坌須是一字一句動衆駭俗使人知其妙意新語中心峯歎不厭諷味方成文字也

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意三曰氣四曰韻若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

宜庳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若有
職而不亂者體也体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
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称
縫貫穿以盡其言行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
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
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温厚典雅心在安敬則
矜莊威重大鳥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鳥可
使如絡脉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声而
上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鄰如鷄督
之間而有鸑鷟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
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畔
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大羹之
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成
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
味所謂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
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
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頼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
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瞀言動凡
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
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
狀故其言辽遠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
不必居敷衽其間不必峙峩之勢也其氣與韻則然也

其言鄙俚褻近支離塵埃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
坐廛肆其間不必論貿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
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
列官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
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
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
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敢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奏以浮
功名之人其言激以義為且之人其言揣以憑捏聞
從橫之人其言辯以私刻薄恩之人其言厚以直
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
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志乎

文體

又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
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
子擅引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
文體而
為文不可率易恐慣了人不見工夫處
詩春秋之義也 已上出方叔文集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簡此
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
柔敦厚尤不可無蓋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
氣不設於身體 出龜山語錄
唐子西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書

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体勢則甚重下乃云學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又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兩露之所濡廿苦齊結實纍纍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旨乃

是並出唐子西語錄

皇朝作學規範卷第三十三